

陈登原 著

中国文化史

(二)



辽宁教育出版社

【目录】

本书说明

自叙

上篇

卷首 叙意

第一章 中国文化史之意义 / 3

一 国名诠释 / 3

二 文化诠释 / 7

三 史之解释 / 11

第二章 中国文化史资料论 / 15

四 中国史料之纷繁 / 15

五 主料与副料 / 19

六 推理与校讎 / 22

第三章 治中国文化史者的态度 / 26

七 因果的见解 / 26

八 进步的见解 / 30

九 影响的见解 / 33

第四章 何为治中国文化史 / 39

一〇 中国文化在世界之地位 / 39

—— 中国文化在亚东之地位 / 43

卷一 上古卷

第一章 古代史上之难题 / 48

一 所谓古代 / 48

二 古代已来之中国民族 / 52

三 古代史中之时与地 / 57

四 事物创制之寻讨 / 61

第二章 洪水时期与中国文化 / 66

五 洪水之传说 / 66

六 君权与人权 / 71

七 生活与生活型式 / 76

八 结绳图画与文字 / 81

九 古代无一统及尧舜禅让 / 85

一〇 女性中心与男系社会 / 91

第三章 周前文化 / 96

一一 农业文明之表见 / 96

一二 夏商间的文明 / 101

一三 古田制与古兵制 / 107

一四 封建制度 / 112

第四章 封建制度之崩溃 / 119

一五 封建制未隳前之各方面 / 119

一六 政治上之兼并 / 124

一七 因时世而起之文物进步 / 129

一八 因时世而起之国疆开展 / 134

第五章 救世主义 / 138

一九 儒家的救世策 / 138

二〇 道墨之救世策 / 145

二一 法家之救世策 / 150

第六章 平民活动之开展 / 157

二二 阀陞的升沉 / 157

二三 富族的活动 / 162

二四 土地私有 / 167

二五 贤能者的活动 / 171

二六 先秦之言论自由 / 176

第七章 上古文化之结束 / 181

二七 变异与统一 / 181

二八 秦之统一的前晚 / 188

卷二 中古卷

第一章 中古文化概说 / 193

一 本系文化之延长 / 193

二 中古文化之特色 / 199

第二章 郡县制度与天下为私 / 205

三 天下为私之表现于郡县制度者 / 205

四 天下为私之制作 / 209

五 统一思想 / 216

六 封建制度之回光返照 / 221

七 君权与法家 / 226

八 国疆推拓与吏治修明 / 230

第三章 专断政治下之学术 / 236

九 表章儒术与收集遗书 / 236

一〇 书契制作之进步与经今古文 / 242

一一 文艺与时世 / 248

第四章 伪复古运动 / 253

一二 王莽变政之始末 / 253

一三 表章气节与尊崇儒术 / 259

第五章 发明与承受 / 264

一四 纸的发明 / 264

一五 佛教之初来华 / 268

第六章 黑暗的先驱 / 274

一六 武功与文教之升沉 / 274

一七 章句之儒与激烈思想者 / 279

一八 清议与党锢 / 284

第七章 文化史上之大风雨 / 289

一九 三国至东晋之政治混乱 / 289

二〇 华夷民族之消长 / 294

二一 实学与清谈 / 299

二二 道教之起原与演变 / 304

第八章 南方新霁 / 308

二三 涉身处世之多方面 / 308

二四 九品中正与六朝门阀 / 313

二五 佛道之隆盛 / 318

二六 佛典翻译与六朝文 / 324

二七 音韵与建筑 / 328

二八 两晋六朝之科学 / 333

第九章 北方开明 / 337

二九 北方华化之初期 / 337

三〇 华化推行与经学昌明 / 341

三一 均田制度 / 346

三二 南北朝之妇女 / 350

第十章 南北混合 / 355

三三 南北混合的各方面 / 355

三四 大一统的前晚 / 360

第十一章 国力充盈 / 364

三五 唐初之政治经济 / 364

三六 国力发展时海陆 / 368

三七 新旧宗教之繁盛 / 372

三八 唐律与府兵 / 377

第十二章 郡县制度改进后之景相 / 382

三九 汉唐间之郡县 / 382

四〇 科举与学校 / 386

四一 隋唐学术 / 390

第十三章 中古文化史之结束 / 395

四二 藩镇与外族 / 395

四三 幽怨哀壮以至于颓唐之文人 / 399

四四 中古末之民生 / 404

下篇

卷三 近古卷

第一章 近古文化概说 / 411

一 本系文化之延长 / 411

二 近古文化之特征 / 415

第二章 近古文化史中之阴霾 / 420

三 妇女地位之降落 / 420

四 臣子地位之低落 / 426

五 平民地位之低落 / 430

六 民族地位之降低 / 434

第三章 抗衡黑暗之文治 / 439

七 印刷术 / 439

八 杯酒释兵权 / 443

第四章 宁静与挣扎 / 448

九 书院制度 / 448

一〇 官学与选举 / 452

一一 道学 / 457

一二 神宗熙宁前之时世 / 462

一三 熙宁更法 / 466

一四 自元祐至崇宁 / 472

第五章 新外族之陶冶 / 476

一五 西夏与辽之开发 / 476

一六 宋金文物关系 / 480

第六章 旧民族文明述 / 484

一七 宋代诗文 / 484

一八 经学语录及小说 / 489

一九 宋词概说 / 493

二〇 北宋人学艺 / 498

二一 宋艺术 / 503

第七章 南宋文明史 / 508

二二 南方开明与湖山沉醉 / 508

二三 文学方向之转变 / 513

二四 理学方向之转变 / 518

二五 南宋文明之病征 / 523

第八章 异族入主与新文明 / 528

二六 元人之承袭与撼动 / 528

二七 元人海运 / 532

二八 北部文物之维护 / 537

二九 元人学艺 / 541

第九章 明朝成立以后 / 546

三〇 专断政治之更进一层 / 546

三一 民生困苦之更进一层 / 550

三二 理学之波折与萎沉 / 555

三三 奴婢与妇女之沉沦 / 559

第十章 明人文物 / 563

三四 书院制度之延长 / 563

三五 诗文社之勃兴 / 567

三六 明代诗文 / 571

三七 八股文与杂体文学 / 575

三八 公私之收藏 / 579

三九 明代技艺论丛 / 584

卷四 近世卷

第一章 近世文化概说 / 589

一 本系文化之延长 / 589

二 近世文化之特色 / 593

第二章 西教与西学之萌芽 / 598

三 初期来华之基督教 / 598

四 初期基督教徒之风度 / 602

五 西教士之学术的表演 / 607

六 国人之迎拒 / 612

第三章 屠杀与玩弄 / 618

七 满汉歧异 / 618

八 文字狱之惨闻 / 623

九 考试与特举 / 627

一〇 四库全书 / 631

第四章 清学术之转换方面 / 639

- 一一 藏书与校勘 / 639
- 一二 清学述概(上) / 643
- 一三 清学述概(下) / 648
- 一四 清代文艺杂事 / 654

第五章 清政局之转换方面 / 658

- 一五 吏治之刷新与腐败 / 658
- 一六 国力之消长及边疆经营之欠缺 / 662
- 一七 满汉同化问题 / 667

第六章 由海洋来之波浪 / 672

- 一八 由禁海至开海 / 672
- 一九 西洋技艺之认识 / 676
- 二〇 民族创痛之开始 / 680
- 二一 对外态度之转变 / 684
- 二二 坚甲利兵政策之来因去果 / 690

第七章 国家财计之变革 / 694

- 二三 赋税制度之因革 / 694
- 二四 社会经济之病态 / 698
- 二五 农商业之凋敝 / 702

第八章 追求西洋文明之徬徨 / 707

- 二六 机械之仿造与采用 / 707
- 二七 西洋政术之探讨 / 711

二八 国人视听之更易 / 715

第九章 中国之演变 / 720

二九 新政治之建设 / 720

三〇 新经济之建设 / 724

三一 新妇女之建设 / 728

第十章 中国之文艺复兴 / 732

三二 新文学运动 / 732

三三 新文字与新语言 / 736

三四 新教育之演进 / 741

三五 科学运动与国故整理 / 745

三六 最近中国之进步 / 750

后序 / 755

卷三 近古卷

第一章 近古文化概说

一 本系文化之延长

言中古文化时，曾指以为上古文化之延长。延长云云，于近古文化史，亦可征信云。所谓近古者，盖指宋以迄明季（非明之亡）。然其间，固雅有中世之流风遗沫云。列举于下。

以政治言之。中古史中，固有君主专断之倾向，而近古效而尤之。然亦有非限君主之论调，而近古亦仍而存之。以前者言，则李心传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（甲集卷十）云：“丞相，秦官也，自汉末改为大司徒，历代不能正。国初循唐制，以王公至列曹同平章事为宰相。……神宗新官制，以三省置侍中。中书尚书二令，虚而不除。……以尚书左右仆射，兼门下中书侍郎为两相。然中书揆而议之，门下审为复之，尚书承而行之，则是首相不复与朝廷议事矣。”以后者言，相之名位虽低，而仍中古之遗，相权盖仍隆。顾氏《日知录》，引汉唐封驳之制，谓尔时大臣可以封还诏书，以为“人臣执法之正，人主听言之明，可以并见。五代废弛，宋太宗淳化四年，始复给事中封驳。而司马池犹谓门下虽有封驳之名，而诏书一切，自中书以下，非所以防过举也”（《日知录》九《封驳》条）。考诸《宋史》，太祖欲官符彦卿，而赵普

怀“宣”不行(《宋史·石守信传》)。哲宗时王岩叟以天子任命“不由门下省出,岩叟请对,言之益切”(《宋史》三四二王传)。——则君权之稍有限制,殆亦中古之遗。

上皆由事实方面立论,其在言论上亦然。以君权之渐大言之,中古史中,王导不肯与元帝并坐,以为太阳下同万物,苍生何由仰照(晋六十五《王导传》)。考《唐书》(八十八)《刘文静传》亦有此语。其在近古史中之宋,则王曾《笔录》云:“旧制,宰相早朝上殿命座,有军国大事,则议之。常从容赐茶而退。……自唐室历五代,不改其制,抑古所谓坐而论道欤。国初,范质王溥在相位,上虽倾心眷倚,而质等自以前朝旧相,且惮上英俊,具劄子面取进止,退各疏所得圣旨,臣等同署字以识之。如此则尽禀承之方,免□误之失。帝从之,自此奏御寝多,或至盱眙。啜茶之礼寻废,固勿暇于坐论矣。”(页七至八,学津讨原本)——此与王导、刘文静之说,同为小儒拘拘者矣,以君权之尚小言之,中古史人君呼人臣,时或用“君”用“公”(汉《周亚夫传》、唐八十八《裴寂传》)。而宋祖与慕容延钊,固犹相“尔汝”(宋二五一钊传)。中古史中,段灼告武帝:“天下者,非一人之天下。”(晋四八灼传)宋王应麟成《困学纪闻》(卷十六)亦不忘情于“以一人治天下,不以天下奉一人”。史事虽纷纭,然有联系如斯。

以经济社会言之,近古史上之大事,有地主之纵恣,及女权之低落。关于后者,近古之宋儒,好言饿死事小,失节事大(《朱子文集》二十六《与陈师中书》)。而隋高帝时,已“以风俗凌迟,妇人无节,于是立格,……九品妻毋得再醮!”(隋七十五《刘炫传》)是先乎宋儒而早有轻女者。关于前者,吾书曾引陆贽言,及王酒胡事(王酒胡见《玉泉子》页三十三,稗海本,俱见中古四四节),考洪《容斋三笔》(卷十六《多赦长恶》条)云:“婺州富人卢助教,以刻核起家。因至田仆之居,为仆父子四人所执,投置杵臼内,捣碎其躯为肉泥。既鞫治成狱,而遇己酉赦恩获免。至复登卢氏之门,愤笑侮之曰:‘助教何不下庄收谷?’”是后乎唐世,而益有恃富欺贫,以招急免之反噬者。

《明史》(一六五)《丁暄传》载,正统间,漳泉以农民不肯向田主缴粟,而至有邓茂七之乱,固亦此类——此属于经济方面。

又如社会习俗,宋俞成《萤雪丛说》(《说郛》六十九引)云:“据胡床,畜蕃狗,舞柘枝,动蛮乐,皆士大夫之所不可为;而为之者,无乃循习已久,而恬不知怪乎?”俞氏叹此,为以用夏变夷。考胡床之用,汉末三国,盖已有之(语详《十七史商榷》二十四《箕踞》条)。而番乐之用亦非近古始然,语在《中古文化史》(第二节)引王建《凉州行》。

至如以思想言之,近古史中,非曰宋儒之学耶。然亦两晋清谈之余耳。钱大昕《十驾斋养新录》(卷十八《清谈》)云:“魏晋人言老庄,清谈也;宋明人言心性,亦清谈也。孔子曰:‘吾道一以贯之,忠恕而已矣。’故曰道不远人。后之言道者,以孝弟忠信为浅近,而骋心于空虚窈远之地,与晋人清谈奚以异哉?顾宁人云:‘昔之清谈谈老庄,今之清谈谈孔孟。’”岂以人之性不甚相远,故其迹相类耶?

即如宋儒语录,盖亦中世之遗。《养新录》又言:“佛书初入中国,曰经、曰律、曰论,无所谓语录也。达摩西来,自称教外别传,直指心印。数传以后,其徒日众,而语录兴焉。支离俚鄙之言,奉为鸿宝;并佛所说之经典,亦束之高阁矣。释之语录,始于唐,儒之语录始于宋。儒其行而释其言,非所以垂教也。语录行而儒学有鄙倍之言矣,语录行而有言而不必有德者矣!”意同。

以文艺言之,近古之受于中古之沾溉者,亦不少焉。近人艳称宋词,而莫是龙《笔麈》(页一,奇晋斋丛书本)云:“‘寒鸦飞数点,流水绕孤村,斜阳欲落处,一望暗消魂。’此隋炀帝《野望》诗也,何异唐人五言绝句体?而秦少游改作小词。”近人盛治元剧,而揆之于古,《史记·滑稽传》,已有优孟衣冠,能为孙叔之形以感楚王。《西京杂记》(卷三)又载黄公治虎之戏。至唐则有《兰陵王》《踏摇娘》诸作,见于《旧唐书》(《音乐志》)。又有《参军戏》,赵璘《因话录》(卷一)云:“肃宗宴于宫中,女优有弄假官戏。

其绿衣秉简者，谓之参军。”范摅《云溪友议》（卷九）云：“优伶周季南，善弄陆参军，歌声彻云。”降至于元，则陶宗仪言：“副净，古谓之参军”矣（《輟耕录》二十五）。胡少室云：“世所盛行宋元词曲，咸以昉于唐末。然实陈、隋始之。盖齐、梁月露之体，矜华角丽，固已造端。至陈、隋二主，并富才情；俱涵声色。所为长短歌行，率宋人词中语也。炀之《春江》、《玉树》诸篇，尤近。至《望江南》诸阙，唐宋元人沿袭至今，词曲滥觞，实始此际。”又云：“优伶戏文，自优孟抵掌孙叔，实始滥觞，汉《宦者传》，脂粉侍中，亦后世装旦之渐也。魏陈思传，粉墨堆髻，胡舞，诵俳优小说，虽假以逞其豪俊爽迈之气，然当时优家者流，装束固可概见。而后世所为副净等色，有自来矣。”（同见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四十一）——可知戏词之受沾溉者，亦岂特参军隋词一二节而已哉。

参军之名既起于唐，而宋时仍之。岳珂《桧史》云：“秦桧赐第望仙桥，赐银绢万匹两。……有诏，就第赐宴。中席，优长诵致语退，有“参军”者前襄桧之功德。一伶以荷叶交椅从之。参军方拱揖谢，忽堕其幞头，见髻后有二大巾环为饰。伶指而问曰‘此何环？’曰：‘二圣环。’伶遽取仆击参军之首曰：‘尔但坐太师交椅，清取银绢例物，此环掉脑后可是？’一坐失色，桧怒，明日下午于狱。”（《桧史》卷七）此其征焉。

即以科学论之，亦可证前此之所有，近古仍受其余。中古史中称祖冲之千里船（中古二十八节），然《宋史·岳飞传》、《虞允文传》、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（卷一）、李心传《建炎以来系年要录》（卷五十九）、吴自牧《梦粱录》（卷十二）仍记其事，说详拙作《祖冲之传》。后《人文》五卷七期又称记里鼓车（中古史二一节），然《宋史》（二九八）《燕肃传》仍称“尝造指南记里鼓二车，及敲器以献”。则制于中古者，未绝迹焉。近古史中，印刷为大事矣，印刷分拓墨雕版二事，考石经之起，远推自汉。《困学纪闻》（卷八）谓“石经有七，汉熹平则蔡邕（出范书邕传），魏正始则邯郸淳（出《魏书·江式传》），晋裴頠（出《晋书》頠传），唐开成中唐元度（出旧唐《文宗纪》），后

蜀孙逢吉等(出范成大《石经始末记》),本朝嘉祐中,杨南仲等(出《宋史·艺文志》),中兴,高庙御书(出《玉海》四十三)。”则拓墨之法,中古已有,而雕版亦未尝不如斯焉。

案和凝雕板,已见《五代史记》(五十六)。王修《版本述》云:“镂板刻书,意在流传,然经书史籍,初无版行。而历日字书,通俗浅陋之书,需之者众,故先有雕板。佛经以诵讽供养者众,故亦先有雕板。日本宝龟元年,有《陀罗尼经》之刻,在代宗大历五年,可旁证也。大历四年,元白刊刻诗文,固无实证。以时考之,未为背谬。唐时雕印之书,咸通以前,已称极盛。燉煌千佛洞有咸通九年,王圜所刻《金刚经》,今存英伦博物院。每半叶六行,行二十字,实为宋、元、高丽、明刻佛经之先河。”(《浙江图书馆馆刊》三卷三期)则中古期中,唐人刻书,固信而可证者矣。

二 近古文化之特征

然近古文化,岂无以异于中古乎?则又不然。列举其大,盖有五端:

其一,则国力之衰微与强大,杂沓而至也。此盖于宋元而征之!

宋自太祖接五代乱离,太宗曾北伐契丹,“自燕京城下军溃,北人追之,仅得脱。凡行在服御宝器,尽为所夺。从人、宫嫔,尽陷没。股上中两箭,岁岁必发。其弃天下,竟以箭疮发云。盖北人乃不共戴天之仇,反捐金缗数十万以事之为叔父。”(王钰《默记》页二十二)可知宋初已屈辱矣。以后二百年间,对北人常输岁币(《廿二史劄记》卷二六《岁币》条)。具见其低首仇仇。赵翼云:“宋之为国,始终以和议而存,不和议而亡。盖其兵力本弱,而所值辽、金、元三朝皆当勃兴之运,天之所兴,固非人力可

争。”(《割记》二十六《和议》条)叶适亦喟然而曰:“天下之弱势,历数古人之为国,无甚于本朝者。”(《水心集》卷五《纪纲十一》)盖高宗南渡,厓山舟覆,初乃必然者也。

邵伯温《闻见前录》(卷十九)云:“康节先公尝言祖宗立天下之士,非前朝可比。内无大臣跋扈,外无藩镇专横,独夷狄为可虑。故有《十六国诗》云:‘普天之下号寰区。大禹曾经治水余。衣到敝时多虱虱,爪当烂处足虫蛆。龙章本不资狂寇,象魏何曾荐乱胡?尼父有言堪味取,当时欠一管夷吾。’”北宋弱势可想,况南宋乎?

但宋亡元继,国力则又勃然。曩曾谓唐讨日本,只刘仁轨一胜(中古卷三十六节)。然元人之攻日也,“辛巳六月半,元贼由四明下海,大船七千只,至七月半,抵倭口白骨山。筑土城,驻兵对垒。晦日,大风雨作,雹大如拳。船为大浪掀翻,鞑军半没于水。海船仅回四百余只,二十万人在白骨山上,无船渡归,为倭人尽剿,山上素无人居,惟多巨蛇。相传唐东征将士,咸陨命此山。故曰白骨山,又曰骷髅山。元贼又道自高丽,往攻倭,败尤甚。其酋既归,几遭虜主所杀。并罚赔金银钞物,咸窘且怒,虜主又谋举攻之。耽罗国航倭甚近,鞑已奔据其国。运饷调兵于彼,为饷众窥倭之地。”(郑思肖《心史》卷上页六十七)声势煊赫,亦可谓虽败犹荣。岂止于今日书之,而足以资吾民之感喟哉?

其二,则南方之开发,与北方之启发,仍相并而至也。

以北方言之,辽、金、元三代,决非中古史中五胡之比。辽太祖则用韩延徽,“营都室,建宫殿,正君臣,定名分,法度井井”(辽七十四延徽传)。金灭辽而兴,则宋人且称之曰:“今金源之植根既久,不可以一举而灭。”(宋四三六《陈亮传》)其在于元,忽必烈亦用耶律楚材“定赋税,草仪制,禁屠杀,进图书”,时人比以为治天下匠(见陶九成《辍耕录》卷二,《元史》一四五)。则北方三大族更迭开化,此固前世所无者也。其在南方,亦以康王南渡,世家从行,故南方益以华矣。陈亮语孝宗“今卿将相,大抵多江淮闽蜀